

杂花生树

紫砂茶壶

□ 殷建中

九岁那年,我得到了一把紫砂茶壶。茶壶的质地有点粗糙但光滑油润。那一年,并不老的爷爷突然早逝,留下了这把还泡着茶的紫砂茶壶。母亲要把它扔了,年幼的我不知哪里出了问题,紧紧地抱着茶壶不松手,硬是将茶壶留了下来。面对执拗的我,一位远房亲戚说,他们爷俩有缘,会保佑孩子的,就留着吧。紫砂茶壶因为一句吉利话,留在了一个孩子的生命里。夏天时,我常学着爷爷的样子泡薄荷叶喝,时不时地装腔作势摩挲着茶壶,含着一个小男孩傻傻的喜欢。

上初中时,镇上来了一个卖瓷器的中年人。我好奇地去玩,店里很热闹,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碗碟,突然发现在碗碟中间的一个盒子里竟躺着一对紫砂茶壶。我使劲地拖着爸爸,掏空了爸爸口袋里所有的钱,加上讨价还价,刚有些懂事的我,终于又得到了生命里的第二件宝贝。

那年头,农村开始全面土地承包,我们一家喝着沁凉的紫砂壶茶水,和着农家刚得到土地的欢乐,干着农忙。养了八年的老猫是一位智者,常盘着身子躺在紫砂壶旁,摸摸它的脑袋,它会闭着眼睛假寐不醒,

一副很享受的模样。

1989年在杭州读书时,慕名去河坊街闲逛淘宝,发现好几家卖紫砂壶的。进去看看,外间摆放整洁,里间的壶儿却是东倒西歪,更有几个壶盖分离,无奈大张着嘴,很是可怜。为着店主对紫砂壶的轻视,尽管价钱一再下跌,壶儿也精致,我也无心购买。

后来的一次,姐姐去宜兴出差,一口气给我带回了三套紫砂壶,喊着叫我去车站接她。那是怎样的一份惊喜啊,我骑着三轮车,车里垫上厚厚的旧报纸,小心翼翼地宝贝迎回了西门外大街的陋室里。陋室太小,没有紫砂茶壶的供奉处,带回的三套紫砂壶都屈身藏在了床底下,不见天日。

后来,我又陆续收集了好几把紫砂壶,也都被细细包好后,躲藏在床下。房子太小,我的爱好只好收敛着,无法铺张。有好友来玩,也只有感叹一声“暴殄天物”。毕竟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”是一个千古难题,不是谁都能实现的。

有心人天不负,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家。搬新家时,我感觉终于透出了一口气,其实也是为

紫砂壶们透出一口气。会装饰的姐夫竟为我设计了一面格子墙,把紫砂壶一把把地陈列在错落有致的格子

里,配上明暗相间的灯光,每一个紫砂壶都透着柔和、细腻、宁静的感觉,让前来参观的好友们赞叹不已。

我最喜欢的是奶奶给我的一把紫砂壶,小巧玲珑的壶身上刻着竹梅图。壶精神,也慈祥,一如已八十多岁的白发奶奶。在一个热热的夏天,奶奶兴冲冲拐进我家,直说“找到了,找到了”,给我送来了这把祖传的紫砂壶,让我感动得几乎落泪。

常常顺手把玩的是老友杨送的小紫砂壶,一手盈握,温润、清凉,不忍释手。老杨是贴心的知己,人长得粗,心却细得入微。杭城求学毕业各奔东西后,好几年杳无音信,却在奔三十的那年给我邮来了这把紫砂茶壶,不知他哪里打听到我的工作地址。他说这把壶是他在杭州的一个地摊上淘来的,藏了几年了,还是送给有缘人。

壶儿如朋友,总是安静地陪着你,相望俩不厌,有的是一种心底的喜欢。喜欢,需要理由吗?!

来自四面八方的壶儿聚成了一面墙,就是一种缘。缘不会散,这里有一个男儿几十年来的善待与坚守。

浣溪沙

□ 陆永祥

甲辰小雪,中华诗词乡村振兴叙事诗精品创作文化交流会,在独山港镇赵家桥村召开。随段维、杜军、姜典齐、梅枝、周进、郭星明诸师参观“中国航天科普馆”,喜吟。

逐梦东头列子风^①,空间站已抵天宫^②,精微探索浴鸿濛。万象宾朋逢域外,一泓海水泻杯中^③,霓裳羽曲叠重重。

注:

①辛弃疾《木兰花慢·可怜今夕月》句“是别有人间,那边才见,光影东头”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列子乘风飞行的故事。

②近地轨道中,我国的天宫号将是世界上唯一的国际空间站。

③借用唐李贺“一泓海水杯中泻”句。

米囤

□ 毛保华

又是一年秋收冬种时节,回想小时候,一穗穗成熟的稻谷在镰刀的挥舞下应声倒下,然后被统一堆放在田间,田间的稻谷越堆越高,仿佛一座座金色的小山。随后,这些稻谷会被集中起来,送进脱粒机,机器轰隆隆地响着,金黄的谷粒像雨点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来,堆积成一座座小山。接着,这些谷粒又会被送进了碾米机。随着机器的转动,谷壳被剥离,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大米就出来了,空气中都是大米的清香。

现在我们去超市买米,都是一袋一袋装好的。但在我小时候,70年代的农村,交通不便,而我家是7口之家,每天三顿饭,米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们家总是一次性用船装很多稻谷去碾米厂碾很多米,而装那么多的米需要一个大大的米囤。

打造米囤,我爷爷最拿手。首先要准备好多稻草,这些稻草要晒得喷香,然后筛去外面的杂质待用。开始做了,爷爷会抓起一把稻草,一端扎紧,中间再扎紧,另一端太短时,再抓一把稻草拼接上,等扎好的稻草能卷起来的时候,先中间卷出个中心,外围围着中心绕,每隔15厘米左右,中心外沿用钉子钻个洞,用十来根稻草穿过洞当绳子,把外圈的稻草扎紧,然后把那当绳子的稻草多余部分绕几绕折倒,与外沿的稻草放在一起。像扎辫子一样,如此循环,爷爷会先扎出一个米囤的底,圆圆的,直径大概2米多。接着爷爷要扎米囤的边了,方法与扎米囤的底一样,就是竖起来了,一圈又一圈,直到高度在1.5米左右。

做好的米囤就像一个大大的摇篮,然后爷爷像滚圈圈似的滚到晒谷场上进行二次曝晒。曝晒后米囤有一股淡淡的草香味,然后搬进屋内,往米囤里铺上一层防潮透气的编织袋。一切就绪就可以存放白白的大米了。碾好的大米把这么大的米囤都占满了,我看着这满大囤的大白米感觉心里踏实了,感觉生活多么美好!

米囤里的大米到了夏天显得格外冰凉。有时我把脸贴在米上,有时把双手插在米里,可以去除暑热。没有冰箱,鸡蛋大热天很容易变质,曾祖母就想出一个妙招,在米囤靠里一般不易去碰的地方,把鸡蛋一个个埋在米里,只露出一点点的头。靠着这个好办法,一个夏天我都吃到了新鲜的鸡蛋。

不过,有时米囤里的米放的时间久了,会出米虫,有时奶奶要我耐心地捉米虫。看着吃得白白胖胖的米虫,我的心里恨恨的:“哼,谁让你们吃我的大米的!”我把捉出的米虫喂给了鸡吃。

米囤有时不仅可以存米等,还可以作为我的藏身之所。有一次,大暑天,米囤里的米吃完了,爷爷就把米囤倒扣着放在大太阳底下晒。那天,我由于在外面疯玩得太久,惹得曾祖母很不开心,她手里拿着竹梢看起来想要打我。我跑得比兔子还要快,可到家了,找不到藏身的好地方,兜了一圈,发现晒谷场上倒扣的米囤,我灵机一动,掀起米囤就钻进去了。曾祖母呼喊着我的名字,回家了。我从米囤的缝隙里看到她屋里屋外找我,没找到就坐在大门口乘凉了。后来,我在那个曝晒的米囤下闷得慌,汗如雨下,实在受不了了,就掀起米囤钻了出来。曾祖母吓了一跳,我抹了一把脸上汗,说:“阿太,我在和你捉迷藏玩呢!”曾祖母看到我这副样子,也不再责怪我,催我到井边,用井水洗一把。

那圆圆的米囤,装满了我的童年……

围炉煮茶,半日清闲

□ 金卫其

石庄小隐,幽静村落,庭朗四野,极目是青绿。

冬日午后,清澈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枝,洒下一地金黄。风,带着些许丝丝凉意,轻轻拂过脸庞。此时,人生中最惬意之事,莫过于在庭院围炉煮茶,偷得浮生半日清闲。

古往今来,煮茶是一桩趣事,早在唐代,茶圣陆羽就在《茶经》中专门有记录相关围炉煮茶翔实的过程。炎炎夏日采摘的露珠,凛凛冬天刚落下的新雪,都是煮茶的佳品。

围炉煮茶习俗起源于唐代,盛行在宋代。围炉煮茶、焚香品茗,是一种风雅的情调和气质,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延续。

在庭院的一角,支起一个小巧的火炉,摆上一张小矮桌,几把小木椅。拥坐暖炉,满盈一院,尽闻惟茶香。正如先人所记:“茅屋竹窗,一榻清风邀客;茶炉药灶,半帘明月窥人。”

炉中的炭火,红通通地跳跃着,散发着温暖的气息。取来矿泉水,慢慢注入壶中,置于炉上。不一会儿,水便开始微微沸腾,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,热气在空中飘升洋溢。

抓一把茶叶,投入壶中,茶叶在水中翻滚、舒展,渐渐释放出迷人的香气。那是一种清新而醇厚的味道,仿佛将整个大自然的芬芳都融入了这小小的壶中。

等待的时光,并不漫长,因为心已沉醉在这宁静的氛围里。几本好书,携着春露,带着夏雨,裹着秋风,飘着冬雪。

终于,茶煮好了。小心翼翼地将茶汤倒入杯中,汤色金黄,清澈透亮。轻抿

一口,茶香在口中散开,先有一丝苦涩,而后回甘,那滋味,如同人生的起起落落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围坐在炉边,与友人相伴,或是独自一人,都无妨。有了这炉,这茶,内心便不再孤单。我们可以聊聊过往的岁月,谈谈未来的憧憬,也可以什么都不说,只是静静地聆听风的低语,感受时光的流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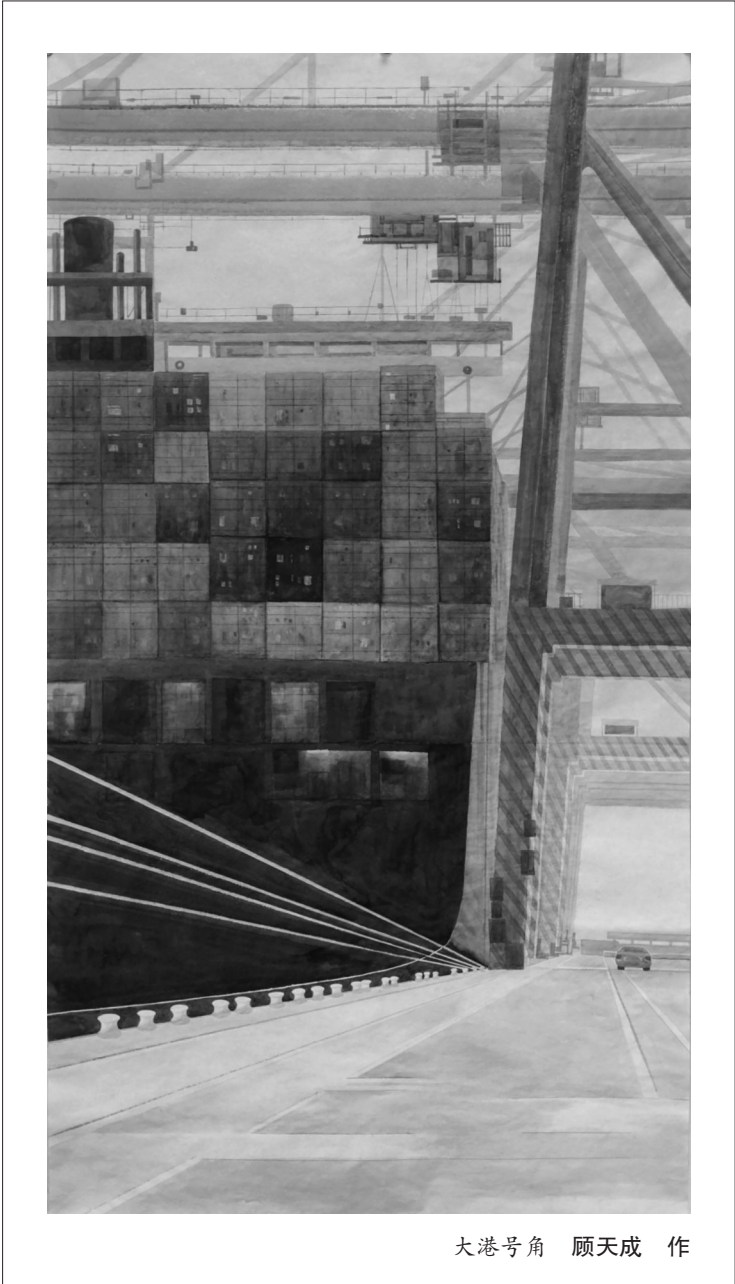
炉火映照着脸庞,红彤彤的,像是被岁月染上了一抹温柔的色彩。偶尔,会有一片落叶飘然而至,落在炉边,仿佛是大自然送来的一份问候。此刻,尘世的喧嚣被隔绝在外,心中唯有这一方宁静的天地,空灵悠远,岁月回响,整个人仿佛回归了自然,心慢慢静下来。

在这半日的清闲里,思绪也变得轻盈起来。平日里的烦恼与疲惫,渐渐消散在茶香之中。我们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和与安宁,也更加珍惜这难得的美好时光。

杨绛先生在《将饮茶》中说:“只闻花香,不谈喜悲,饮茶诵书,不争朝夕。”这句话,仿佛是一股清流,洗涤着我们浮躁的心灵,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

围炉煮茶,煮的不仅是茶,更是一种心境。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,停下匆匆的脚步,给自己留出这样一段时光,与温暖相拥,与宁静相伴。

依偎着它的香气,放逐着自己,伴随着诗和远方,浓也好,淡也罢,自有味道。心源,本是一壶茶,包容百味,因吐纳而常新,那些不可说的心事,便都放在这冬日的一炉茶烟。



大港号角 顾天成 作

观“一出好戏”

□ 徐近朱

近日,我观看了原创平湖花鼓戏《阿奴上错船》,被惊艳到了!这竟然是咱们平湖自己原创的花鼓戏,剧情冲突起伏,紧扣观众心弦,亲切的平湖方言、朗朗上口的江南曲调,舞美、音效等,都恰到好处!

编剧是父,作曲是母,演员、编曲伴奏、舞美都是孩子,一个大家庭要和谐完美、缺一不可。自然是一曲好的唱段离不开好的唱词,好的唱词离不开好的乐曲,它们是相辅相成的。我喜欢音乐,就着重谈对音乐的感受。

作曲家侯小声老师介绍《上错船》音乐创作的三要素为:感情、技巧、素材。没有感情就没有一切。技法是音乐创作的基本功,既要博采广纳,又要精心遴选相关音乐元素。平湖花鼓戏以叙事见长,说唱兼具,以唱为主,演唱大部分采用干板(带节奏的平湖话),曲调几乎没有固定格式,任何句式都能入调的特点,为谱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,所以剧中乐曲,观众总觉得似曾相识,能听出平湖钹子书、松江钹子书、青浦田歌、金山小调乃至连发调等相邻的民歌素材、各种平湖田歌小唱以及各种江南调的遥远身影。据说,作曲家将仅存的平湖花鼓戏残本曲调与江南曲调元素相互揉合,并做了进一步的演绎生发。

乐曲很好地刻画了人物性格,不同情景采取不同的曲调,都是那么贴切,将人物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,感触特别深的是矛盾冲突中的对歌、二重唱、三重唱,曲调强烈地烘托着剧情,将情节冲突一浪一浪推向高潮。还有,蛇舞那一段让人感触最深,乐曲突然改变风格,采用一种诙谐、幽默,甚至戏谑的曲调,加之演员极富表现力的唱腔说词,配合精湛的舞姿,观众无不为之惊叹。

戏落幕了,观众意犹未尽,仍站在原地,不愿离去,等待演员谢幕,这是怎样的舍不得呀。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,我边上的很多观众,嘴里仍在哼唱着“谁晓得、谁晓得,东湖之水天上来……”什么是好歌?朗朗上口、一学就会,众人会不由自主地唱的就是。

没想到一个地方戏会让我如此激动!我感觉到在看一部非常好的歌剧,作曲家侯小声出生于平湖,十八岁定居上海,但将家乡的田头小唱、钹子书、江南民歌糅得浑然一体,让人感觉远处是上海谣的和声,近处是平湖方言的软语呢喃。

在剧情方面,整个情节首尾呼应,转场自然流畅,人物个性鲜明,矛盾冲突安排合理,情节跌宕起伏,高潮迭起,特别引人入胜,有感染力。最接地气的是,全剧唱念采用平湖方言,说词、唱词朗朗上口,

韵律精巧、遣词精妙,看得出剧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与巧思。无比亲切的平湖方言随着剧情的推进,深深地吸引着观众:时而鸦雀无声,时而哄堂大笑,时而眉头紧锁,时而笑逐颜开,还时不时地跟着说剧情中的台词……观众们的情感随着剧情起伏,完全沉浸在剧情中了。

我的一位朋友同我说: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平湖花鼓戏的魅力,因为这部戏,初步了解了平湖历史。民间艺术为什么受老百姓喜爱,就是因为接地气。这部戏的台词也好,唱词也好,都是纯粹的平湖方言,让我沉浸于当年老平湖的街景,老底子东湖边的样子,还有老街上叫卖螺蛳的声音,恍惚回到孩童时代。整部剧围绕一个“错”字,从“穿错衣”“上错船”“抱错郎”“做错饭”,这一系列的错,仿佛在与观众讨论,什么是错?什么是对?上对上错,有无标准?今朝明朝,千差万错,错有时就是对,对有时就是错,一切都是相对的,人生路千回百转,该如何度过一生,还真没有所谓的绝对,唯有“千做万做做个人,千寻万寻寻颗心”,才能回归自己的本心。

相信经此首演,平湖花鼓戏会唱响杭嘉湖,走向四方。也愿平湖花鼓戏在年轻一代身上生根发芽,更好地传承下去。